

回家的路

许秀勤

晨光穿过薄雾，一个清爽的早晨，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每次回家，上次离开时的沉重都会在此时一扫而光。

孩童时去邻村读书，以鸡鸣为时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成群的孩子笑声洒了一路，归来已有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我，吃完又一溜烟跑回学校。

中学时去十里外的乡镇读书，回来时便看到村口父亲那熟悉的身影和慈祥的面孔，还有他抚摸着我的额头一语不发笑盈盈的样子。

高中时去二十里外的县城读书，繁重的学习任务、升学的压力，让我每天患得患失，脸上起满了青春痘。每次回来都能感受到父亲的鼓励和疼爱。知道我该回家了，父亲会提前把家中最有营养的食物准备好，有白水煮蛋十几个，放到棉花套子里，回来还是热乎乎的，芝麻炸成芝麻盐，放入最干净的袋子，再放在小孩子摸不到的地方。吃完两个鸡蛋，瞬间觉得长高了，腰板直了，走起路来有风的感觉了。

上大学时去百里外的省城读书，怀着雏鹰试飞的喜悦，“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自狂，整日游走于电影院、热闹的街区，写给父亲的信寥寥数语，一时忘记了来时的路。回家时两手空空、脚步沉重，不敢看父亲的眼睛。父亲依然慈祥和蔼，拿出家中不多的积蓄给我买外焦里嫩的烧饼。接过烧饼，看见父亲灰白相间的头发，忽然读懂了他

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忽然知晓了人生的路才刚刚开始，忽然明白了以物质生活为人生目标，是空泛的、低级的。

上班去七十里外的城市，一待就是三十年，被命运的手推着不停地前行。回家的路有时伴着夏日的夜色，有时是在冬日的午后，有时是在春日的早晨，有时是在秋日的黄昏，但总是行色匆匆。送上父亲生活的必需品，交代父亲别再操心儿女的心，好好享受生活，好好锻炼身体，便身不由己踏上归程。父亲站在街角，目送我渐行渐远。和父亲的缘分始终在不断的目送中，这目送成为一束光，一直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明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让我明白什么是行稳致远，让我明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修为。

回家的路，已经从坑洼不平的泥土路变成了柏油路，下高速三里便是我们村。这三里路，超市、饭店、卫生室一应俱全，三里路伴着三里花香，村史馆见证着我村的变化，这个村，已是“国家文明示范村”。这三里路，写满了父亲对我的牵挂，也写满了我对父亲的牵挂。如今父亲已是耄耋老人，我亦是青丝变白发，而这长长的牵挂从孩提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一日不曾改变。每次回家拥抱父亲，紧握父亲的手，一颗浮躁的心便会瞬间踏实。回到工作的城市，总能酣睡一场，醒来满血复活，开启新的征程！①8

老郭阿姨

李仪

童年时期，生龙活虎、不断奔跑的我，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人，总有那么几个是令人难以忘却的，他们会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敲敲”我的脑袋，轻轻地在我耳边问一句：喂，你还记得我吗？老郭奶奶就是其中一个。

认识老郭奶奶时我还没上小学。老郭奶奶好像从一开始就被大家这么叫着，想必是她姓郭，大家又觉得她慈祥，就顺理成章地叫老郭奶奶。

老郭奶奶是我们家属院里的住户，经常在幼儿园门口摆小摊，还是我姥姥的好牌友。每天太阳升起前，我都能听到小推车的轮子咕噜咕噜地响，那是老郭奶奶把小推车推到幼儿园门口的声音。太阳落山前，又能听见小推车的咕噜咕噜声，我知道那是她在把小推车推回地下室。

老郭奶奶人好，卖的东西全，小摊回头率很高。孩子们眼巴巴看着五颜六色的糖果和令他们眼花缭乱乱的玩具，撒娇似的对身边的大人连声说“买——”。还有一小部分小孩可以自由地泡在喜爱的小摊前买一些喜欢吃的、玩的东西，花每天属于自己的一大笔财富——五毛零花钱。而我，就是这些小孩中的一个。

每天自由消费的时候，我是其他小孩眼中的另类，因为别人都叫她老郭奶奶，而我却叫老郭阿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只因那一天她收了摊，神秘地拉着我说：“我比你姥姥小了好多岁，以后你可不能叫我奶奶啊！”当天回到家，姥姥也对我说：“老郭奶奶跟我吐槽好几次了，以后你就叫她老郭阿姨吧！”我当时真是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小朋友们的脑袋里是不是会有很多问号？大家都叫奶奶，单单我叫阿姨，那不就差辈分了？”不过听话的我还是在小伙伴们迷惑的目光中无奈地改叫了阿姨。

或许是因为我对她的特殊称谓，每当我跑到老郭阿姨的小摊前，她都会让我享受特殊待遇，虽然并不是不收钱，但每次都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神秘地趴在我耳边说：这个价钱，你可别跟人家说啊！想必这个神秘价格一定是打了折的，看在姥姥的份儿上给的友情价。老郭阿姨乐呵呵地收下了我的五毛钱，我也心满意足地抱着一大把吃的玩的蹦蹦跳跳跑开了。

因为搬家，我早已不在家属院住，听说幼儿园也不在了，老郭阿姨，您的小摊儿还在吗？您现在还好吗？③22

▶ 有一次回家，吃过晚饭，要回县城，娘送我到门口，夜幕中娘的腰更弯了、步履更蹒跚了。

◀ 如今父亲已是耄耋老人，我亦是青丝变白发，而这长长的牵挂从孩提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一日不曾改变。

◀ 我当时真是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小朋友们的脑袋里是不是会有很多问号？大家都叫奶奶，单单我叫阿姨，那不就差辈分了？”

娘去世近三年了，历历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们姊妹五个，爹常年在村大队里问事，家庭的重担就落在娘一个人肩上，娘任劳任怨。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要想让孩子们生活得好点儿，种好地是唯一的希望。在我的印象里，娘每天有干不完的活，起早贪黑，不辞劳作。娘这样辛劳，最终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毛病，再加上当时手术后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腰再也没有直起来过。

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左邻右舍小孩的“猫头靴”“围嘴”绣花都出自她的手。后来娘年龄大了，捏不住绣花针了，但她还总想着为我们做点什么，便开始绣鞋垫。每当家人团聚，娘就把那些鞋垫拿出来，大人小孩都有，像发福利一样。看到我们的笑脸，娘就高兴。

娘识字不多，但她很重视教育。那时外出打工刚刚兴起，好多同龄人辍学出去挣钱，但娘说没有完成学业谁也不准去打工。虽然娘说不出“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道理，但她知道不上学以后就过不上好日子。

后来我考上师范学校，那年能培养个师范生，全村也是不多的。娘逢人便说这件事，这也成了她一生的骄傲。

由于工作原因，我们平时很少回家，娘总在邻居面前说，孩子都很忙，不去打扰他们，我知道这绝不是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她是很想让我们常回家看看的。终于有一天娘思子心切，独自骑着三轮车到20多里外的县城看望我们。我下班回到家，看见娘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楼道里，面前搁着大兜小兜自家地里种的蔬菜和平时舍不得吃攒下来的鸡蛋，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

娘不善言辞，从不要孩子们做些什么，但对孩子们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有一次回家，吃过晚饭要回县城，娘送我到门口，夜幕中娘的腰更弯了、步履更蹒跚了，我赶紧扶娘回去，生怕天黑摔着她。长长的灯影下，娘送我出门，我扶娘回家，我知道她是多么想让我住下啊。

娘走了，但我们却走不出对她的思念，愿老娘在天堂一切安好！③22

怀念老娘

杨传鹏

那是四月的一天

——关于我爸的回忆

黄蓉

那一天
我在放学路上
呼朋引类
领着班上“学习小组”
回家一起做作业

转过幸福街角
我家的黄色土狗
摇头摆尾蹿了上来
毛爪子一左一右搭我肩上
又挨个儿扑向我的死党

我们撞开虚掩的木门
跑进院子
争先恐后去占领
葡萄架下朱红色的小方桌

作业很快做完了
随后开始游戏
跳皮筋儿、跳房子
用红领巾蒙上眼睛摸瞎瞎
追啊、叫啊、笑啊

“砰”的一声
不知道是谁
绊翻了桌边的热水瓶
水流了一地

每次快乐过了头
好像都要出点什么事
死党一哄而散
剩下我
面对倒在地上的热水瓶

竹编的镂空外壳
里面装着银色瓶胆
家里唯一的热水瓶唉
妈妈会骂的

我背朝大门
听到门响

听到狗迎接主人
我爸回来了
推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

干嘛呢 闺女
爸爸叫我
我蹲在地上
泪水更汹涌地流下来

爸爸来到我身后
拉起我揽进怀里
用温暖的手
轻轻帮我擦眼泪

哦，闺女啊
这个水瓶呢
早就不保温了
现在去买个瓶胆换上
保证谁都看不出来

我爸英俊高大
永远穿着干净的浅色衬衫
是整个幸福街上
唯一的
和孩子们玩游戏的爸爸

我爸什么都会
搭葡萄架、种月季花
接水管、换电灯泡
做玩具木轮战车
还会……换热水瓶内胆

时隔多年
我还记得
我爸闪着温暖笑意的眼睛
和他那充满父爱气味的
浅蓝衬衫

那是四月的一天
空气中弥漫着
洋槐花甜蜜的芬芳③22